

屋后的小河

□高邮 姚正安

我家屋后是一条河,一条没有名字的河。河水自西而来,在村庄周遭打了一个转,向东流去。

妈生下我后,给瞎先生算了一下,说我命里水多,要防水关。因而,黑鱼不能吃,更不能下水。虽是依水而生,却是只旱鸭子。眼巴巴地看着身边的伙伴们,春天在河里摸螺丝,夏天在河里洗澡,秋天在河里摘菱角,冬天在河盖上溜冰。我好生羡慕,又无可奈何。

十岁那年的夏天,父亲说要带我到海里(大丰靠近大海,故而乡人称大丰一带为海里)的舅舅家。我高兴得不行。那是第一次到舅舅家,也是第一次出远门。一天清晨,一条木船载着父亲、我和队上另外两个人,挂上布帆,从屋后的码头边出发。凉凉的风,细细的浪,好不惬意。

小船顺着河流一直向东,进入兴化境内的鲁汀河,拐向北,在兴化城南进入城东的乌金荡。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宽阔的水荡,一眼看不到边,无风也有浪,兴奋得直在船舱里跳跃。父亲告诉我,吉高戴着乌金(黄金用黑漆涂抹)脚镣就掉在这荡里,所以叫乌金荡。又说,吉高是宰相李春芳的小舅子,吉高从京城回兴化,李春芳送了黄金给吉高,怕路上生事,因此用黑漆涂

抹黄金,又制成脚镣。吉高全然不知,已经到了家门口,反而砸了脚镣,扔进荡里。

父亲的故事是经不住推敲的。吉高是个传奇人物,将一些离奇的故事附会其身,是演义的通常手法,当不得真。但给乌金荡平添了神秘的色彩。

小船继续向东,经过一天一夜的风推篙撑,终于到达大丰沈灶的舅舅家。舅舅告诉我,再向东不远,就是大海了,进了大海就可以满世界跑。大海、满世界,这些概念,对于一个小孩来说,简直就是对牛弹琴。我倒是想,屋后的小河太长了,长到可以到舅舅家,还可以流向更远的地方。

我高中毕业的那年夏天,随生产队一拨人去高邮化肥厂装氨水。一条五吨水泥船从屋后的小河出发向东,沿大溪河向南,拐向西,进入澄子河。我的老家人不会用橹、桨,大都用竹篙撑船,长途就挂纤。我和几个壮年人在岸上挂纤,顺着邮兴公路直向西。下午到达高邮化肥厂。

化肥厂在远离城区的东郊,吃住在船上。氨水是有计划的,排队等候。我们躺在船舱的稻草上,大人们天南海北的神聊。他们说,再向西

走,出了闸,就是大运河,北可以到北京,南可以到长江,再走下去,还能到杭州,所以叫京杭大运河。还有人说,跨过大运河,就是高邮湖了。一位有点文化的老者说,你别看世界大,也别说我们村里的河小,沿着小河走,一样可以走南到北。

不几年,我求学高邮师范。我几乎每周日都顺着屋后的小河到村西的村站上车,车沿平胜河、澄子河,一路向西,直达运河边上的高邮车站。每周五下午或者周六上午,又以同样的路线逆向回到小河边。

随着时间推移,我对大运河和屋后的小河认识更深了。大运河起于争霸称雄,兴于封建统治,而强盛于强国利民。大运河现在是一条民生河、文化河。大运河是淮河水道,是南水北调的通道,也是货物运输的重要渠道。水利局的专家告诉我:大运河是苏北灌区灌溉总渠,旱灌涝排。

这样说来,屋后的那条小河,流淌的不只是自然水,还有淮河水、长江水。水是生命之源,鱼米之乡全赖水。我的老家旱涝保收,小河功不可没。

离家四十多年,每次回家,都会站立河边,看微风细浪,碎银点点。屋后的小河,是我的母亲河。

远去的鸟鸣

□湖北十堰 罗全兵

周末到一朋友家玩,很晚了便在其家休息。清晨被几声清脆的鸟鸣唤醒,顿时睡意全无。寻声望去,只见邻居的阳台上挂着两只鸟笼。

看着鸟笼里被困的鸟,我心里又开始有些失落。那些自由飞的鸟哪里去了?

记忆的思绪让我不禁又回到了童年——

小时候住在乡下,清晨常被鸟的歌唱唤醒,那时甚觉好烦。就是在上学的路上也有鸟鸣常伴左右。在道场或收割的麦田里会见到成群成群的麻雀及斑鸠。小伙伴的一粒石子定会惊起一片鸟阵甚是壮观,那情景很是让我们兴奋得不知天高地厚一蹦八丈高!我最喜欢门前树上有喜鹊叫,心想那样有客来家里就会好酒好菜好吃的,虽然往往总是一场空。特别是老鹰在天空盘旋突然抓小鸡的情景会吓得我提心吊胆,因常听父母讲不听话的小孩老鹰也喜

欢叨的……

不知什么时候,这样的风景悄悄就消失了。

由于工作的关系,我远离了乡村来到城市。最初我住的房屋靠在山边,也有几棵大树,偶尔也有几声鸟鸣在耳边回响;那时生活在城市郊区的我还有兴趣爬爬山,放放松放松心情。走进森林,接近大山,也能欣赏一下各种鸟的歌唱,享受大自然的恩赐。

可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也从在山边的住房搬到了单位的楼房,远离了柔软的泥土,脚步常常走在坚硬的水泥路上,不知什么时候起很难听到鸟鸣了,心情也不那么单纯了。

周围的公路越修越宽,楼房越建越高,而鸟生栖的地方也变得越来越远了,自然而然偶尔想听听鸟鸣也变得奢望起来了。生活的绿色在渐渐隐退,长此以往,难到我们失去的仅仅是鸟鸣吗?!

故乡那座高高的水塔

□南京 卢云

夜幕降临,暖暖的路灯划过灰蓝的天际,一辆橙色的地铁飞速驶过马群高架和水塔,车厢内灯光明亮人影绰绰,车外的隆隆声响映衬着车内的静谧美好。水塔在许多地方还能见到,但年代这么久远又能保存完整的已经不多见了。

我的故乡镇医院家属区也曾有一座水塔,那水塔是用红砖砌成的,整个医院家属区几百人都靠着这个水塔生活,承载我童年许多的回忆。

过去没有自来水,这座水塔就是我们的生命线和供给站。在没有通自来水的日子里,父亲和母亲经常挑着铁皮水桶去水塔担水,我也跟着跑来跑去凑热闹。一根扁担挑两桶水,一担子水少则几十斤多则上百斤,高大的父亲可以每担挑得满满的,瘦弱的母亲只能挑半担。父亲驻外上班的日子,母亲要用瘦弱的肩膀来回许多趟才能把水缸加满,我看了心疼要去帮忙。母亲感动于我的懂事,但又担心我吃不消,总是和我一起担半桶水,还总把水桶移到靠近自己的那头。扁担轻轻在我们的肩头晃动,水桶轻轻

在扁担上晃动,日子就这么摇晃着扛过来了。

经年累月,水塔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水,还滋润出一片小树林、灌木丛和绿绿的青苔,那是孩童们的天然游乐场。我时常一个人到树林里听鸟鸣、背诵课文,也常常和小伙伴到树林里和水塔下捉迷藏。有一回,我们乘着大人不注意,打开水塔下面的小门,溜进去探个究竟。几根钢管竖立在塔内,钢筋做的爬梯深深地嵌入红色的砖墙,我抬头向上看是望不到边的黑暗和嘀嗒的水声。女孩子们不敢爬上去,几个调皮胆大的男孩子拿着手电筒爬了上去,好久才回来让我们紧张了半天。他们像得胜归来的勇士,正兴高采烈地给大家描述着塔顶的险峻,突然水泵嗡嗡作响吓得大家四散而逃。大人们告知原委,才知道水塔的水泵隔一段时间就会打水到顶部的水罐,我们虚惊一场。

水塔旁边还有一个公共厕所,那时没有家庭卫生间和马桶,所有人如厕都要到公厕,冲洗厕所的水也来自水塔。母亲门诊经常要排值夜班,偶尔需要上厕所就会拉上我

陪着一起过去。夏夜里听着蛙声,冬日里踏着积雪,我们提着马灯或者打着手电筒结伴而行,每次看见水塔下的门灯和工具房里透出一缕光亮,心里就踏实了许多。

水塔的工具房里住着一个后勤阿姨,她在医院供应室上班。白天我总看见她洗洗涮涮各种手术服,白色的、深绿的,长袖的、短袖的,带血的、带污物的全部浆洗干净。再放入锅炉中蒸煮,消毒过的衣物被她一件件晾晒在水塔下面的铁丝条上,整齐清爽,随风飘荡。记忆中,红砖水塔伫立在阳光下,它挺起瘦削的身躯,神采奕奕地照拂着万物,万物又如同它披上的一件五彩霞衣。

后来,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故乡通了自来水,那座水塔渐渐退出历史舞台,原址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示范小区。水塔如父辈一样辛勤劳作,付出了自己辛劳的一生,它不朽在每个人的记忆里和时代的功劳簿上。水塔高处,储藏着满满当当的记忆和爱,记录着生活由苦变甜的变迁,讲述着一段段动人的故事。

嫩芽,因其洁白柔软,颇得先民的喜爱,民间有赠白茅表达爱慕或联姻定情的习俗。

嫩绿柔香远更浓,春来无处不茸茸。如今,我仍然喜欢春草,花虽好看,但容易凋谢,惟有这嫩绿柔香的春草,会在整个春天保持盎然生机,任何一个角落,只要有泥土的地方都能见到它的身影。

冰解冻脉动,雪尽草芽生。君不见河边草,冬时枯死春满道。春草虽没有大树的伟岸,没有花的艳丽,但从不自卑,有着顽强的生命力。看见这些春草蓬勃向上,仿佛看见自己,一个平凡的人一次次的努力和拼搏。

春草香

□重庆 王中平

周末,春风轻柔,阳光明媚,出门踏青。三色堇花开了,桃花也露出粉红色的花蕾,同行的朋友们欣赏着花的美丽,争相在花下留影。他们忽略了脚下的春草,它也有独特的美丽和芬芳。

春草绵绵不可名,水边原上乱抽荣。儿时,这些我大多数叫不出名字的小草漫山遍野随意生发。它是牲畜最好的饲料,也是我和小伙伴们玩耍时的道具,带来无穷欢乐。

有一种最常见的小草,叫鹅肠草,叶嫩,茎细长,可作菜蔬,鲜嫩甘脆。牛看见它,不再狂奔,鹅肠草填饱了它的胃,让它狂燥的心归于平

静。此时,我和小伙伴们用它扎成帽子戴在头上,玩打仗的游戏。我们在草地上匍匐前进,在山坡上冲锋陷阵,在沟坎里埋伏,不亦乐乎。

玩累了,惬意地躺在草丛里,春草的清香在周围弥漫,嘴里嚼着刚破土萌芽的茅草根,一股清甜在心里流淌。

年少根本不懂《诗经》里的爱情,如今品读《诗经》中《国风·邶风·静女》:静女其姝,俟我于城隅。爱而不见,搔首踟蹰。静女其变,贻我彤管。彤管有炜,说怿女美。自牧归荇,洵美且异。匪女之为美,美人之贻。这里的“荇”,是白茅的初生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514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